

中日戰爭中的中國經濟

伍啓元 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伍啟元著

中日戰爭與中國經濟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初版

*G一九七〇

港

☆中日戰爭與中國經濟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玖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 (3661.7)

著 作 者

伍 啓 元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長沙、重慶、成都、安、金華、
雲南、正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長沙、重慶、成都、安、金華、
梧州、昆明、貴陽、香港、福州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現時代的戰爭是經濟戰
爭我們要得到最後的勝
利必須要知道己知彼

少平 考大
元四最強的日
購于侯字大

恭迎

勝利年的來臨

中韓老人

謹以這本小冊，獻給

愛

妹

啓

心

——一個民族解放運動的戰士

自序

戰爭破壞了一切，但戰爭也改進了一切。這次中日戰爭，也發生了這雙重的作用。一方面，在這次戰爭的過程中，我國許多事業，都遭受嚴重的或且致命的打擊；戰前中國許多精華，已被敵人摧毀殆盡。但另一方面，新中國也在這砲火聲中很快地長成着。無論我國的軍隊、我國的政治、或我國的其他方面，都因受了戰爭火燄的鍛鍊而堅強起來，都因受了抗戰聖水的洗禮而革新起來。在經濟方面，也有同樣的結果。

這本書的目的，就在探討這次中日戰爭對中國經濟怎樣地產生了上述的雙重作用。一方面我們要分析這次戰爭對我國的農業、工業、商業、財政、金融、和一般經濟所產生的打擊；一方面我們要討論我們應該怎樣地調整我國的經濟，使適合於抗戰的需要，討論我們應該怎樣地在破壞中重建我國的經濟機構，怎樣地利用這抗戰的聖火，來鍛鍊我國的經濟生命。

本來筆者在戰爭發生以前，對戰時經濟問題便很有興趣。抗戰以後，筆者改受國立武漢大學

之聘，擔任經濟學的課程；當時原就有要講授『戰時經濟』的意思。但因種種關係，沒有實現。二十七年一月間，中央政治學校特別訓練班在武昌武漢大學校址內的東湖中學成立一大隊；筆者被聘講授『中國戰時經濟』一學程。演講的稿，始終沒有全部整理發表。但在過去的十幾個月中，因應漢口、重慶、貴陽等地報章雜誌之約，先後將演講稿的一部份，分別寫成論文多篇發表。現在把這些論文收集起來，略加整理，到也能自成一個系統。所以先把這些論文用這個小冊子的方式，拿來出版。

在過去的十幾個月中，筆者一方面工作甚爲忙碌，一方面心緒又最不安寧。而筆者所以還能夠提起筆來，寫出這些通俗的文章，完全是受愛妹啓心的影響。啓心和無數的愛國青年一樣，離開了她底學業，拋棄了她底家庭，把她底一切貢獻給中華民族，直接參加偉大的民族解放革命。她常來信說：『你們在後方大學教書的人，也應多多研究戰時的各種問題，並把研究的結果，貢獻給國家社會。』在去年十一月間，啓心更進一步要到華北淪陷區域去做政治工作。據說到華北去的人，要自己背起被包，走很長遠的路程，並且要通過幾度封鎖線，然後才能達目的地。我每想起啓心的

英勇的長征，我便聯想到中國的偉大的抗戰。路程是很長遠的，障礙是很衆多的，但只要我們不顧一切地往前走，我們終有達到目的地的一天。倘使我們自己不能走到，我們的後繼者總會走到的。

二十八年三月，序於四川樂山國立武漢大學。

勸君莫把往事憶
肥美田園城易旗
倭奴未滅家何在
肅滅倭奴速大偏

山子歸
題
元四〇元
旦前

目錄

自序

一	中日戰爭與中國農業（二十七年五月）	一
二	中日戰爭與中國工業（二十七年六月）	一五
三	中日戰爭與中國商業（二十七年十一月）	三一
四	中日戰爭與中國財政	五〇
	上 非常時期的中國財政（二十六年十月）	五〇
	下 抗戰以來的財政和今後應有的方策（二十八年三月）	五八
五	論戰時通貨膨脹（二十七年一月）	七三
六	中日戰爭與中國外匯	七九

上	非常時期的中國國外匯兌（二十六年十一月）	七九
中	怎樣進一步統制國外匯兌（二十七年二月）	八五
下	外匯變動與國貨出口（二十七年七月）	九一
七	中日戰爭與中國銀行（二十七年十二月）	一〇四
八	論戰時失業（二十七年一月）	一二八
九	論戰時節約（二十七年八月）	一三六
十	怎樣與敵人爭取淪陷區域之經濟權（二十八年一月）	一四五

中日戰爭與中國經濟

一 中日戰爭與中國農業

漢口武漢日報二十七年五月六日專論，經成都新新新聞於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轉載。

這次中日戰爭對中國農業發生了甚麼影響？在戰爭中我們對中國農業應採取甚麼方策？從理論方面說：戰爭至少要對中國農業的一部分，發生有利的影響。因為戰爭本身就是一種大的消費，消費產生了需要，需要引來了繁榮。凡是因戰爭而需要增加的農產品，都必然地會受到戰時的恩惠。在過去，經驗大體上是和理論相符合的。許多農作物的生產，確感受着戰時繁榮的鼓舞。但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還有許多農產品是受着不利的影響的。各地的工業原料及內地生產的出口物品，都因戰事的來臨而感受很大的打擊。因此，各種農業生產所受的影響是不同的。我們必要分門別類地去分析，然後纔能得到事實的真相。

從產品的銷場看來，農產品可以分爲三種：（一）國內消費物品，（二）原料物品，和（三）出口物品。

戰爭對國內消費物品的影響大體是有利的。農產的消費品最重要的是糧食。戰爭發生以後，因爲糧食是維持軍人和一般人民生活的必需品，需要自然是相當的增加。因此倘使其他因素不變，則糧食生產是會繁榮的。雖然物價統計在表面上並沒有支持這個結論，但事實上則糧食生產者是確切地受到戰時的恩惠。我們試檢查各地的米價統計，則戰後米價不但沒有上升，而且下降。在長沙，前年（二十五年）十二月的穀價平均每擔三元五角，去年十二月平均每擔二元八角一分。從表面上看，戰爭似乎使長沙的米價狂跌了。實則長沙米價的下降，主要是由於供求情況變遷，而不是由於戰爭的。在廣州，則米價的數字更不能否定我們的結論。我們若拿本年（二十七年）三月的廣州米價與去年三月比較，則無論洋米或土米，價格的差別都是很微的。雖然從一般供求情況看，本年三月的米價應該較去年三月爲低，現在相差很微，不是證明戰爭本身有提高米糧價格的可能性嗎？在重慶，則戰爭以來建設廳按月發表的各種米價數字，更和我們的結論有利了。最

近有些人看了米價的表面變遷，便說「戰爭給予糧食生產者以很大的打擊」；我們認為這種見解是完全錯誤的。第一，較精細的米價分析，並沒有支持他們的結論。第二，即使米價是稍為下降，米並不能代表糧食生產的全部。中國產米的區域大都在南方，現在（二十七年春）還有百分之九十的稻米產地，仍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這是任何其他糧食所不能比較的。第三，只從價格統計並不能得到有把握的結論。我們必要看看糧食生產者，在戰爭發生以來，是較以前好些還是壞些。根據我們近幾個月來的觀察，一般糧食生產者在戰爭中確有「欣欣向榮」的好景象。第四，倘使「戰爭給予糧食生產者以很大的打擊」的結論是對的話，那麼戰時糧食問題便在如何節制生產。很清楚地，戰時糧食問題是如何增加生產，而不是如何節制生產，所以他們的結論不會是正確的。

原料品的命運便和糧食不同。戰爭無疑地給予原料生產者以很大的打擊（棉花便是最明顯的例。）因為我國的工業（特別是紡織業，）大都集中於沿海一帶，而沿海一帶又為敵人首先侵略的地方。我們很多的工廠，在東戰場猛烈的戰爭中被毀壞了；我們的主要工業區域，現在大都淪陷於敵人的手裏了；我們大部份的紡織工廠是不能開工了，而我們的手工業又在中國近代化

的過程，中受過致命的創傷。所以自從淞滬會戰開始，棉花和其他原料品便喪失了大部份的顧主，因此價格下降，市況蕭條，大受戰爭的打擊。

出口物品的遭遇和原料物品很相似，但出口農產品因出產地域之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影響。在沿海一帶（除了戰區以外），出口農產品的生產，並沒有受到戰爭之不利的影響。反之，有時因為內地產物運輸出口困難，交通方便區域的出口農產品的生產者，卻佔了不少的便宜。但當我們離開了沿海而走進內地，則為銷售於他處或外國而生產的農產品，卻因戰爭的來臨而有很悲苦的遭遇。因為中國交通工具原就不夠，這次戰爭來了，一部份的交通線為敵人所破壞或威脅，一部份的交通路線（如經上海出洋的路線）又因淪陷敵手，而暫不再為我用。餘留下來的交通工具本就極有限，而時常又要用於軍事目的的運輸，因此能夠為運輸農產品出口用的交通工具，便較通常需要相差太遠了。其結果，許多農產品生產以後，只能堆積內地，而無法運輸出口。四川的桐油，便是一個最明顯的例。桐油，提起這個名字來，恐怕很少注意經濟問題的人，不知道它是近年來中國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吧。四川就是這個佔中國出口貨第一位的桐油的主要出產地，現在四川的

桐油，因交通的困難，大部不能運輸出口：這是多麼值得注意的事！我們從渝萬兩地的海關和桐油出口商的組織，知道戰後四川桐油的出口，不及平時三分之一。這種衰落的情形，以去年（二十六年）爲最甚。去年十一月重慶出口不及五百公擔，去年十二月萬縣出口只有一千七百餘公擔。雖然江水枯落也要負一部分的責任，但出口暴跌的主要責任，還是應由戰爭去負擔。出口暴減的結果，桐油價格由四十元以上一擔跌至十八元（按前年最高價時達七十元。）以桐油爲生命線的萬縣經濟領域，便因此而全部經濟都蕭條起來了。在今年，四川桐油的出口，稍爲改善一些，而價格也回復到二十元左右。但根本的困難，還是沒有解決的。至於其他的內地出口物品，也和桐油遭遇着相似的命運，不過價值較高，運費佔總成本的百分比較低的出口商品（例如四川的猪鬃）則所受的打擊較小吧。

上面所說戰爭對各種農業生產的影響，是指非戰區（後方）的農業生產。倘使我們把華北和沿海戰區的省份也合起來討論，則戰爭對中國農業的影響，還有兩點應該注意。第一，自整個國